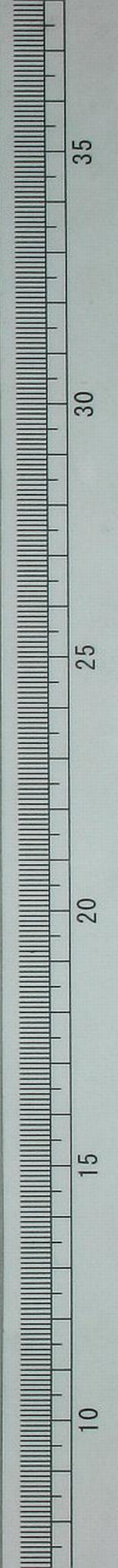


鄭將軍成功傳

全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40



善庵朝川先生撰

鄭將軍成功傳

江戸書肆

玉巖堂



真珠軍為功

善庵隨筆附錄

つた文庫



善庵隨筆附錄

鄭將軍成功傳碑

吾大東日本之人，以武勇勝於萬國，世所知也。夫以匹夫馳勇名於西洋，耀武威於天下者，若濱田彌兵衛兄弟於臺灣，山田仁左衛門於暹羅，勇則勇矣，義不知也。其併勇與義而有之，吾鄭將軍成功，蓋其人乎？成功初名森，小字福松，父芝龍，後號飛黃將軍，泉州南安縣人。祖翔宇，曾祖壽寰，世府椽。芝龍兄弟四人，芝龍即其長。次芝虎，次鴻達，次芝豹。初，芝龍以妾故，失愛於父。父怒逐之，芝龍亾奔一洋船，父猶罵言，尋出殺之。洋船又刻



時掛帆，乃懇巨商帶往日本。時年十八，來艘返棹，芝龍留在平戶。再一年前，艘又至，及其返，芝龍亦附歸焉。至中途，為海盜所劫。海盜即顏思齊、思齊、海澄人，稱日本甲螺，率我邊民，占臺灣地，與群盜分十寨，保焉。思齊為之魁，至是入思齊黨。一日一寨失主，芝龍乃請一寨，且曰：若其貨物乞眾力為我放一洋，獲之有無多寡，皆我之命。思齊許之，眾亦欣然相佐。劫四艘，貨物皆自暹羅來者，每艘約二千餘金，盡以畀芝龍。於是芝龍之富冠九寨矣。及思齊死，寨無所統，眾俱推芝龍為魁。時則通家耗輦金還家，置蘇杭細軟兩京大內寶玩，販海外諸國。又屢往來平戶。吾先公賜宅地於千里濱，仍娶田川氏，寬永元年七月二

1840

十三日，生成功後，又生七左衛門。於是芝龍寄貨與妻，祭以平戶，為狡窟之地。五年戊辰六月，明兵部議招芝龍。七月，芝龍率所部降于督師熊文燦，以其平廣盜，征生黎，焚荷蘭，收劉香之功，任都督。從是以軍國事劇，不復得至日本矣。成功年已七歲，芝龍請母子渡海者數矣，官許遣之。母以弟猶幼，少不肯俱往。成功風儀整秀，倣儻有大志，為南安生員，讀書穎敏，不治章句。先輩王觀光一見，謂其父曰：是兒英物，非而所及也。年十五入南京大學，補弟子員。試高等，食氣二十人中，聞錢謙益名，執贄為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金陵有術士視之，驚曰：此奇男子，骨相非凡，命世雄才，非科甲者。成功每東向而望其母，又屢致書。

以迎之。二年乙酉四月十五日，母自長崎渡海，弟七左衛門，冒母氏移住長崎。時鴻達鄭彩兵敗南還，與閣部黃道周等擁立唐王于福建，改元隆武，封芝龍為平鹵侯，鴻達定西侯，俱加太師。成功年二十二，芝龍攜之，陛見，丰采掩映，奕奕耀人，帝竒之，撫其背曰：「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無相忘也。」賜姓朱，改名成功，封御營中軍都督，賜尚方劍，儀同駙馬。自是中外稱國姓，而不名。然芝龍以擁立非己意，日與文臣忤。又度帝必不能偏安，一偶時洪承疇招撫江南，黃熙胤招撫福建，皆晉江人，與芝龍同里，通聲問，密謀歸款。成功知而患之，帝亦知芝龍不可恃，無以制之。一日成功見帝，愁坐，胸塞，口咽，跪奏曰：「陛下鬱鬱」

不樂，得無以臣父有異志耶？臣受國厚恩，義無反顧，請以死扞陛下矣。及兩浙敗，關門不戒，廷臣屢請命芝龍出關，芝龍亦知不出關，無以厭衆心，乃分兵為二，一軍以鴻達為大元帥，出浙東，一軍鄭彩為副元帥，出江右。帝築壇于郊，送之。既出關，上疏稱餉缺不行，逗留月餘。帝下詔責曰：「倘畏縮不前，自有國法，乃不得已，踰關行四五百里，仍疏言餉絕，留住如故。」十二月，帝決意親征。二十九日，駐建寧。二年丙戌三月，幸延平府。五月，清兵渡錢塘，六月，封成功忠孝伯。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有疏迎帝，帝意欲往江右，猶豫未決。是時清兵渡江，錢塘不守，芝龍微聞之，因疏稱海寇狎至，須邀備禦。今三關餉取之，臣臣取之。

海無海則無家臣非往征不可拜表卽行帝手勅留之中使奉
敕至河而芝龍飛帆已過安平矣守關將施福聲言缺餉盡撤
兵還安平自芝龍去後帝決計幸贛芝龍使軍民數萬人遮道
號呼擁駕不得行芝龍因具表請回天與帝不得已駐劄延平
芝龍百計阻之欲留帝以自重焉八月清兵已出韶州抵仙霞
關仙霞嶺二百里無一守兵無一敵兵如入無人之境焉二十
一日駕發延平二十七日入汀州二十八日清兵奄至帝崩于
福州九月二十八日清兵至泉州先是芝豹至泉州閉城門大
索餉皆計鄉紳家財勒取不應立梟之抵暮得數萬金俄而清
兵至芝豹兵潰芝豹奔回安平成功母田川氏在泉州城獨不

退曰事既至此何愛一死登城樓自剄投水死成功聞之大號
慟不自勝是時芝龍尚保安平軍容烜赫水陸畢備外雖示武
而內已納款但恐以立福王爲罪故猶豫未敢迎清師貝勒王
博洛仍遣芝龍所最善郭必昌而招之且囑以閩粵總督芝龍
又自恃謂先撤關兵於彼有功閩粵總兵必可得也召成功等
計事成功泣諫曰父教子以忠不聞以貳且北朝何信之有弟
姪亦不願降皆勸芝龍入海曰魚不可脫淵不聽遂進降表十
一月十五日至福州見博洛博洛握手甚歡折矢爲誓命酒痛
飲三日夜半忽拔營挾以北矣從者五百人分隸各旗莫能相
見博洛召成功成功不至芝龍旣行鴻達鄭彩率所部入海芝

豹奉母居安平成功雖遇主列爵未嘗預兵事意氣容貌猶儒
生也既遭國難諫父不聽且痛母死非命悲歌慷慨謀起義兵
詣孔廟焚所著儒服拜先師仰天曰昔為孺子今為孤臣向昔
去留各有所用謹謝儒服庶先師昭鑒高揖而去所善陳輝張
進施琅施顯陳霸洪旭等願從者九十餘人乘二巨艦斷纜行
收兵南澳得數千人文移稱忠孝伯征討大將軍罪臣國姓十
月永明王卽位于肇慶改元永曆四年丁亥成功遙奉永曆朔
提師自南澳歸泊鼓浪嶼與廈門隔一帶水廈門金門俱隸
南安爲兩島時鄭彩據廈門鄭聯據金門互相犄角八月成功
與鴻逵合攻泉州敗提督趙國佐于桃花山追至城下副將王

進自漳赴援成功回島鴻逵艤舟泉港慶安元年戊子三月成
功攻同安復侵泉州八月清授芝龍爲一等精奇尼哈番二年
己丑正月成功募兵于銅山三月令施琅楊才黃廷柯宸極康
明張英等攻漳浦尋下雲霄抵詔安屯分水關令黃廷柯等守
盤陀嶺清兵來攻宸極死之七月永曆封成功延平公二年庚
寅八月潮人黃海如陳斌邀成功入潮城守不可下遣甘輝殺
賊黃亮采於峽山敗粵東邵提督于潮陽兵卻乃乘流揚帆直
至廈門成功密與部下謀曰兩島吾家臥榻之側豈容人鼾睡
時方中秋聯醉臥萬石巖不迎詰朝醉醒出見成功成功曰兄
能以一軍見假乎未及對諸執銳者前矣聯唯唯而已於是麾

軍過聯船諸皆讐伏莫敢動聯亟竄入金門愬於彩彩知力不敵出避之成功弁聯軍兵勢日盛海寇之在東南者盡歸心焉承應元年壬辰八月初芝龍在彼有子五人世恩世蔭世襲世默皆成功弟也芝龍入京惟世忠從焉于是芝龍以其祖父墳墓俱在福建請留繼母及弟芝豹子世恩各一人在彼其妻妾及諸子搬取來京詔允所請仍官在京一子世忠爲二等侍衛命芝龍書諭成功及鴻逵降許赦罪授官並聽駐原地方防勦浙閩廣東寇往來洋船令管理二年癸巳五月清封芝龍同安侯成功澄海公鴻逵奉化伯芝豹在都督芝豹隨母入京成功不受封寇掠如故三年甲午六月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等議

鄭芝龍請以次子世忠與成功誼切手足若今與使臣同到成功處諭以君恩責以父命巽言婉導彼必欣然向化應從所請令世忠與使臣偕往可也從之十月復遣葉阿二滿員議撫成功不從葉阿歸報遂將芝龍芝豹等俱就寧古塔正法成功不顧十二月寇漳州十邑皆下略泉州不能破而還時鄭氏兵勢方盛乃分所部爲七十二鎮立儲賢館儲材館察言司賓客司設印局軍器諸局令六官分理庶事以潘賡昌爲吏戶官陳寶鏞爲禮官張光啓爲兵官程應璠爲刑官馮澄世爲工官改中左所爲思明州以鄧會知州事奉監國魯王盧溪王寧靖王居金門凡諸宗室頗給贍之凡有所獲宜封拜輒朝服北向遙拜

帝座疏而焚之。明曆元年乙未三月，福建巡撫修國器，獲鄭芝龍與其弟鴻逵子成功交通私書，以上之。十二月，芝龍僕尹大器首其父子交通狀，敕芝龍自獄中，以手書招成功，成功不降。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擬寧古塔地方近江海，成功賊船無所不至。芝龍禁後，恐有疎虞，應各用鐵鍊三條，手足扭繯，命章京兵丁嚴加看守，從之。永曆遣周金湯航海，晉成功延平郡王，成功乃議大舉入寇金陵。戊戌七月，以黃廷為前提督，洪旭為兵官，鄭泰為戶官，留守部署。諸將遂引舟師抵浙江，攻陷樂清等邑。次羊山，為暴風漂沒，八千餘人。幼子從軍，亦溺焉。泊滙洲，理檝廢然返。己亥五月十三日，成功至崇明，諸將請先取崇明為

老營，不聽。成功議曰：瓜鎮為金陵門戶，須先破之。於是率兵入寇，甲士凡十七萬，五萬習水戰，五萬習騎射，五萬習步擊，以萬人為往來策應，以萬人為鍊人，鍊人者披鍊甲，繪朱碧彪文，聳立陳前，砍馬足，最堅銳。侍郎張煌言為監軍。六月初一至初三日，蔽江而上。初八日，至丹徒。十三日，泊巫山。十五日，先以吉服祭大祖，次以鎬服祭先帝，祭畢大呼高皇者三，將士及諸軍俱泣下。鎮江至瓜洲，江面十里，清用巨木築長壩，截斷江流，廣三丈，覆以泥，可馳馬。左右木柵有穴，可射。砲石盤銃，星列江心，用圍尺大索牽接木壩兩端，以拒海舟。操江蔣國柱總兵管效忠副總高謙設兵嚴守鎮江。又于談家洲伏兵二千，列砲于上。新

操江朱衣助六月十三日到任守瓜洲十五日海舟二千三百泊焦山先遣四舟揚帆而上清兵望見大發炮石海舟近霸從容復下清兵注射砲聲晝夜不絕凡發炮五日不傷一艘海舟既上復下循環數次一以誘清兵炮矢二以水兵藏內近霸卽入水斫斷十六日度砲將盡悉舟過鎮江莫有過者十七日上瓜洲從後寨殺入清兵出禦蓋東門外有高岸騎布列鄭兵立兩旁水田中斫馬足大敗之鄭將劉某乘勝直追入瓜洲城大殺將沿江砲移向談家洲擊之兵立扎不定有海兵二千忽自江中浮上持長刀亂斫洲上兵走海舟以千人追殺復移洲砲擊鎮江告急于南京南京發兵洪承疇麾下羅將軍鐵騎千人

赴援其兵鐵甲如雪大言曰這些海賊不殺吾殺欲入江勦絕常州王總鎮無錫守備張科江陰守備施某羅將軍管提督等兵共九隊凡萬五千人而馬居半京軍僑躁急欲與戰而海舟忽上忽下清兵駐南則泊于北駐北則泊于南佯爲畏避以誘之清兵隨走三日夜不息露立江邊甚疲鄭兵前一隊五色旗第二隊蜈蚣旗第三隊狼烟第四隊倭銃第五隊大刀末後又另用一人敲鼓頭上插一旗如鼓聲緩則兵行亦緩鼓聲急則兵行亦急然多步卒清兵甚輕之凡騎兵遇步卒反退數丈加鞭突前敵陣稍動卽乘勢殺入步卒自相踐陷騎兵因而蹂躪以此常勝至是亦用此法馳騎突前鄭兵嚴陣當之屹然不動

俱以團牌自蔽望之如堵清兵三卻三進鄭陣如山遙見背後黑烟冉冉而起欲卻馬再衝而鄭兵疾走如飛突至馬前殺入其兵三人一伍一兵執團牌蔽兩人一兵斫馬一兵斫人甚銳一刀揮鐵甲軍馬爲兩段戰良久鄭陣中一將舉白旗一揮兵卽兩開如退避狀有走不及者卽伏于地清兵望見謂其將遁可以乘勢衝擊遂馳馬直前不虞鄭陣中忽發一大炮擊死千餘餘軍驚潰鄭兵馳上截前五隊騎兵圍之大殺羅部下白先鋒郎部下王先鋒歿于陣提督管效忠率滇南換班披甲數萬分道馳之鄭兵不動用長刀砍馬銳不可當退走銀山效忠留步兵守銀山騎兵移當大路成功以銀山迫府治爲必爭之地

奪而據之陣以待明二十八日效忠復分五道三疊萃鄭壘騎射如雨成功令發大炮佐以金鼓屋瓦悉震清兵皆下馬殊死戰鄭兵益奮時鄭將列一陣效忠望見謂麾下曰此八卦陣也生門向江宜從此攻入開門而出及入卽變爲長蛇陣擊首尾應擊尾首應遂圍效忠效忠見軍不利負旗而遁效忠馳至城濠鄭兵飛走隨至諸軍皆散效忠出兵四千僅存百四十人嘆曰吾自滿州入中國身經十七戰未有若此一陣者常州主鎮兵三百存三十七人高謙五百存八十騎入鎮江登城閉守效忠走南京而蔣國柱走丹陽鎮江守將高謙知府戴可進等降成功登峴山大饗士卒令全斌及黃昭等守鎮江澄世署道事

屬邑皆下。甘輝曰：瓜鎮爲南北咽喉，但須坐鎮於此，斷瓜洲，則山東之師不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南都可不勞而定矣。不聽。竟薄金陵，郎廷佐聞鄭兵將至，將城外屋悉行燒拆，近城十里居民俱令入城，斂兵閉守。七月八日，鄭兵至，結營白土山，距南京儀鳳門七里，以黃安總督水師守三义河口，成功由儀鳳門登陸，令諸舟一字列斫于江東門外，親率騎兵歷城下，度營壘安設，大砲地雷密雲布梯，復造木柵，欲以久困之。成功與五親軍屯岳廟山，留前鋒鎮中衝鎮屯獅子山，甘輝進曰：夫兵貴先聲，彼衆我寡，及其燭且未定，其勢宜拔。若彼集禦固，緩難圖也。君必悔之。不聽。退而告人曰：吾不復此矣。十七日，清兵千

騎薄前鋒營，余新擊敗之，遂輕敵不備，縱酒爲驩，成功聞之，令張英馳讓新，猶如故。煌言與輝並亦苦諫，復不納。二十三日，夜梁化鳳由儀鳳門穴城出，衝枚疾走，復薄新營，新不及，甲倉皇出拒，尋皆遊江而走。成功聞砲聲，遣翁天祐馳援，已無及矣。二十四日，清以步兵數千直擣中堅，成功擊敗之。廷佐以騎兵數萬從山後出其背夾攻之，猝不及備，遂大傷，成功急麾兵退，以舟遜，獨甘輝且戰且走，至江騎能屬者三十餘，凡所擊殺數千百人，馬躓被執，不屈死，最烈矣。二十五日，還鎮江。二十九日，成功議還島，使馬信韓英督舟師堵守江口。周全斌黃昭吳豪爲後殿，餘軍次第登舟而還。八月五日，至吳淞港。九日，攻崇明，不

下棄而歸。十月還島，痛哭甘輝而後入，曰：吾早從甘輝之言，不及此。祠忠臣廟，以輝為第一。三年庚子五月，清命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部分滿漢軍兵，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以廣東降將為導，成功以陳鵬督諸部守高崎。過同安，兵鄭泰出涪州，過廣東，兵自勒諸部扼海門。一日東風盛猛，一海皆動，北人不諳水性，眩暈不能成列。成功手自褰旂，引巨艦橫擊之，清兵棄船登圭嶼，鄭亦登攻鏖戰，斬獲無算。將軍達素還福州自殺。於是竟成功之世，無覆島者。然成功以廈門單弱，亟思招地，適日本甲螺何斌與荷蘭會長有隙，自臺灣走廈門，見成功，盛陳臺灣富強為四省要害，且言可取狀，成功大喜，撥舵東甲。于是遂行。

三月泊澎湖，至鹿耳門，水淺沙膠，海道紆折，不得入。適水驟漲丈餘，大小戰艦銜尾而進，乃攻赤嵌城，克之。遂圍王城，堅守不下，乃環山列營以困之。十月清棄芝龍於柴市，鄭氏子孫在京者無少長皆伏誅。十二月荷蘭窮，以十餘艘決戰，成功用火攻盡焚之。然終無降意，成功使人告之曰：臺灣即先人故地，當歸於我，若珍寶不急之物，聽汝悉載去。荷蘭乃降。成功既有臺灣，改臺灣為安平鎮，以赤嵌城為承天府，總名曰東都，設府一，曰承天，縣二，曰天興，曰萬年。寬文二年壬寅五月，成功卒。年三十九。時長子經出守廈門，六月訃至，經自稱招討大將軍，嗣立領兵還臺。復至廈門，以翁天祐為轉運使，任以廈門政。三年癸卯。

永曆訃至，經猶奉正朔，稱永曆十七年。於是清主銳意南征，遣人約紅夷，合兵攻島。十月，耿繼茂李率泰滿帥郎賽調合紅夷舟出泉州，馬得功出同安，黃梧施琅出漳州，分道疾進。經部分死士，令全斌禦之。全斌以二十艘，往來奮擊，剽疾如飛。紅夷砲無一中者。諸軍雲翔而不敢進，得功先至，為全斌所殪。既而大軍大集，眾寡不敵，退保銅山。清兵入島，墮城而兩島之民爛焉。四年甲辰三月，改東都為東寧府，陞天興萬年二縣為州。前後招納諸省兵民以實之。然南風不競，勢日稍蹙，猶能擁孤軍與大清相抗者十九年，大小數戰，殺傷相當，亦非義勇所能致哉。天和元年辛酉正月，經卒，年三十四。猶奉永曆正朔，佩招討

大將軍印，稱世子。長子克壑，舊為監國。克壑實非鄭氏，出本姓李，經妾竊養，以為經子。其事秘，經不知也。克壑嚴毅，頗倣成功。諸弟畏之，揚言曰：克壑非吾骨肉，一旦得志，吾屬無遺類矣。經母董氏即命收監國印，幽諸別室。諸弟夜拉殺之。董氏立次子克塽。時年十二。六月，經母董氏卒。越二年癸亥六月，靖海將軍施琅率舟進討，自銅山抵澎湖，入罩灣，連克虎井桶盤諸嶼。克塽勢不支，決計納款。八月，詣軍門降。詔赴京師，授漢軍公。鄭氏自成功初起，迄克塽，凡三世。三十八年而明朝亾。明末之亂，清兵百萬，乘運亂入中國。當此時，世臣名家屈膝乞降，辮髮白甘，不知愧也。成功獨據孤島，存故國衣冠于海外，奉其正朔，以恢

復為任雖志不遂而三十八年之久猶保明統於不絕矣其可不謂義乎又可謂勇乎吾乾齋公勇乎見義而為之故以成功有勇有義不愧其為日本人命鼎作之傳勒石於千里濱以存古蹟蓋亦奉先公賜宅地之意也謹作鄭將軍成功傳碑

常陸 日下部翼

門人 上總 古川 政 全校

越前 有馬 峻

善庵隨筆附錄 終

跋

先子曰清文敏識著述盈室夙馳名聲於藝林年伯德立忽發喘疾尔後雖或少安訖弗全瘳而教授講論兀窮年未嘗少廢怠如是者幾三十餘年矣戊申初夏宿病頓熄起亦寧法於是治尚書典謨將作之解覃思研精致搜

討。取正舊說。靡遺餘力。歲晚二典解。纔成。而病疾復動。是以其餘未竣。功乃止。然性好撰述。病間有所得。輒授筆。書錄。上自古昔規制。矩度。人物稱謂。下至草野奇怪。俚諺童謠。咸有所考。正焉。命曰善庵隨筆。是小說之類。特先子之緒餘耳。然小說九百。亦居九流之一焉。古賢輔相天也。

輯邦國下民之俚謠。巷歌。以察人情。邪正。官督政令之得失。而致盛大之治。則是書不特可使學者考時尚。美惡。詳世故之變遷。以資博洽。且於國家清明之治。亦必不少補也。書賈玉巖嘗請上梓。先子未及許之。而逝。頃。展。與同志。校雠魯魚。為揭示題目。以便展閱。乃敢付。若夫二典解。及其他

善庵陸筆
經說文辭。則先子苦心撰著。畢生精神所寓。在子孫固不可不廣其傳。然卷帙浩翰。未易遽從事也。故先刻是書。以為之兆爾。己酉孟秋

不肖履識并書



朝川鼎著

嘉永三年庚戌七月

京都三條通升屋町 出雲寺文次郎
 大坂心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江戸日本橋通二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日本橋通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所 須原屋新兵衛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淺草茅町二丁目 須原屋伊八
 本石町十軒店 英屋大助
 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發兌書林

